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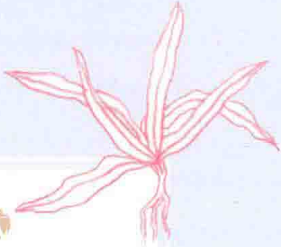


儿童文学四大天王经典小说集

海绵锋利

常新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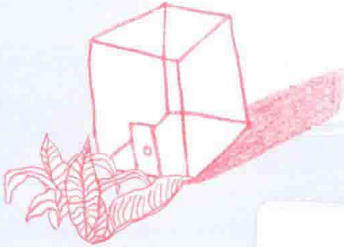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

儿童文学四大天王经典小说集

海绵锋利

常新港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绵锋利 / 常新港 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8
(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四大天王经典小说集)
ISBN 978-7-5063-8093-5

I. ①海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
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34327号

海绵锋利

作 者: 常新港

责任编辑: 左 眩 邢宝丹

装帧设计: 慢半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×210

字 数: 130千

印 张: 8.375

印 数: 1-20000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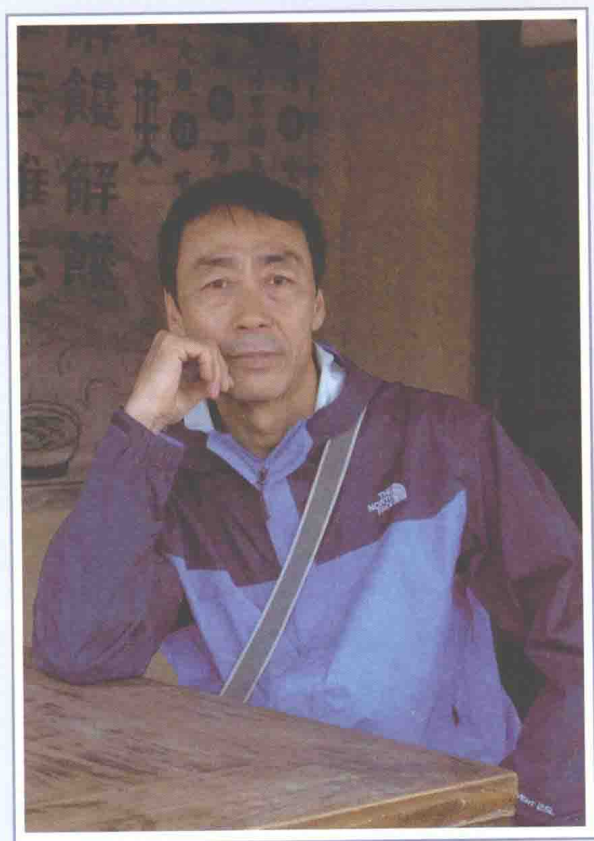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093-5

定 价: 25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常好佬

常新港

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儿童创作委员会委员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春的荒草地》《空气是免费的》《毛玻璃城》《陈土的六根头发》《伤花落地》《懂艺术的牛》《五头蒜》《天空草坡》《生锈的孩子》《烟囱下的孩子》等，以及小说集《麻雀不唱》《十八场青春雨》《逆行的鱼》《羊在想马在做猪收获》《淑女木乃伊》等八十余部作品。曾获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六届、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以及庄重文文学奖，宋庆龄儿童文学奖，冰心儿童图书奖等。多部作品被译介至韩国、日本等国家，其中《土鸡的冒险》被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评为 2008 年优秀图书。

目 录



- 黄金周末 · 001
- 还有一种故事 · 017
- 海绵锋利 · 035
- 积雪的舞蹈 · 053
- 麻雀不唱 · 071
- 毛帽子毛背心毛袜子 · 089
- 面包中的葡萄干 · 101
- 你有史上最好的对手 · 125
- 荒火的辉煌 · 145
- 灰利在前我在后 · 155
- 逆行的鱼 · 165

苦难的鸡 · 173

麦山的黄昏 · 181

猫和我 · 191

迷途的故事 · 201

我能有一只唱歌的鸭子吗？ · 213

跟小咬在一起的七天 · 231

我遭遇了书中人 · 243

评论：邀约我们学习爱 / 李林荣 · 259

黄金周末



除了周末，我们三个和全中国的中学生一样，都把神经像发条一样拧紧了：上课、挤公共汽车、做作业、考试……每一门课的老师都可以任意指点你的未来。在通往未来的那条路上，你我他相互挤着，流着汗，也流着眼泪。我们都能听见自己的神经发条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在临近周末时，发条会叹息一声，睡着了。



公园为了搞一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活动，硬邦邦地在公园的大门口摆了半圈塑料花。我们三个女生是买了门票走进大门后才看见的。容易冲动的凡凡动手抽了假花一掌，那塑料花摇了几下，毫发无伤。

凡凡说，这个周末第一眼看见的是假花，多不幸啊！听见她这么一说，我和蔡小梅就真的觉得不幸了。蔡小梅是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人，见凡凡对塑料花提出了批评，也就对塑料花表示出不满来。初二的学生有了很多的变化。比如说，有个眉清目秀的接近书本上描绘的天使一样的男生，在度过一个寒假之后，嘴唇的上方就长出了淡淡的胡须，这让我们女生在背后就有了诸多的复杂议论。蔡小梅说，不幸不幸，纯净的湖泊被污染了。凡凡说，不对吧，这个比喻太幼稚了。我马上用眼睛盯住凡凡看。我一贯欣赏凡凡脱口而出的话，哪怕凡凡的话有些离谱，我也喜欢。

凡凡说，我觉得初中男生的雄性特征长得太暧昧了，有些羞涩，畏首畏尾的，好像缺少阳光和养料。

我哈哈地笑起来。

在公园的角落里，有一个供两人坐的脱落了绿油漆的木椅子，我们三个瘦瘦的女生挤在一起，就显得热烈而

亲切了。这是我们三个人经常坐的地方。而且，经过我们细心观察，发现这里很少有人来。上个周末是个阴雨连绵的日子，我们三个坐在树下，靠着柳树的遮挡，让点滴的水珠落在我们身上，享受着那份清凉。天晴了时，我们在旧椅子的前面，赤脚在泥泞的地上各自印了一双脚印，说等到下个周末来时，看看脚印还在不在，如果还在，没有被践踏，就说明这个地方轻易不会有人来。结果，一个星期之后，三双脚印果然还清晰地排在旧木椅子的前面，就像是三份调皮的作业。

头上的柳条垂下来，在我们面前飘荡着，盯久了，那些柳条就像是动起来的画布上的虚线了。一根柳条上，还系着一条黑色的发套，那是上个周末，我从头上解下来系上去的。凡凡看见我的黑色发套还在，就说，这里没人来坐啊。说着，她就从头上取下了银白色的发卡，把它别在了我的黑色发套上了。蔡小梅说，这么漂亮的发卡让别人看见了，肯定会被拿走的。

凡凡说，如果有人拿走了，我们就不在这里坐了，我们就换一个地方。

凡凡的银白色发卡别在我的黑色发套上很醒目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它吸引了我们三个人的目光。我觉得我们



是用不经意的方式，做了一件对后面的发展无法做出预测的事。就像书摊上流行的悬念小说，处处是伏笔，处处会有节外生枝。

我的外号叫哈哈。怎么叫起来的，无法知道。凡是外号跟这个人的特征极为相似的时候，外号都不用买车票，就会游遍每一个地方。起初，我对自己有了这个外号还抗议了一阵子，结果适得其反，我越是抗议，大家就越是记忆深刻。我这才知道，我的认真抗议起到了重复播送广告的作用。我不善于表达，但是，哈哈的笑声总是能抢在别人的前边，用凡凡的话说，哈哈虽然不说话，却是能最早表白自己立场的人。

在这个旧木椅子上，我们三个人的话题是漫无边际的，就像是过了时的意识流小说，随意而自在。

我们三个人的搭配有点意思，不然，也不会玩了两年还不散伙，中学里女生们交友时从来就没有标准，全凭感觉。今天还搂脖子抱腰的，明天就有可能突然穿上了盔甲，把对方骂个狗血喷头。蔡小梅漂亮，凡凡有气质，我不漂亮也谈不上有气质，是属于生活在那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人堆里的。论学习成绩，凡凡最好，蔡小梅次之，我是被老师天天鼓励的人。我是在某一天，才

理清楚这个道理的。在中学的生活里，凡凡和蔡小梅都非常地需要我。

说白了，她们都需要哈哈。

我们每人吃了一个面包。在这把旧椅子上，我们总是靠吃一个面包度过饥饿的中午的，然后在下午两点左右，每人再吃一份冰激凌。当斜斜的阳光照在木椅的腿上时，我们就回家了。

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的话题就无意间又跳到了“被污染的湖泊”上了。我们都不提那个男生的名字，觉得使用这个比喻更令人舒服。蔡小梅说，他长得太像一个演员了，比那个演员还像那个演员。

凡凡说，我真的搞不懂，我的考试分数老是落后他三分。

我在这个时候哈哈起来。我觉得凡凡和蔡小梅都太在意“被污染的湖泊”了。

你哈哈什么？凡凡和蔡小梅警觉地盯住我看。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觉，所以找不到解释的途径。十几秒钟之后，凡凡和蔡小梅对视了一下，想到了我哈哈的原因，就都紧张了起来。凡凡对我说，我不喜欢你太成熟。

我说，我成熟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的哈哈都不一样了？



蔡小梅说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

我哈哈起来。

凡凡说，你又怎么了？

我说，我刚才笑笑，就把你们紧张成这样了。

我们三个只有蔡小梅戴着手表。现在的女生都不戴手表了，宁肯在手腕上缠绕几条怪模怪样的手链，也不想有时间概念。蔡小梅说，我的手表很漂亮。她必须戴手表，她的爸爸和妈妈对她管得很松，但就是要求她有时间观念。

蔡小梅看了看柳条上的黑色发套和银白色发卡，就说，上面就缺我的东西了，我就把手表拴在上面吧，我们三个就都有东西留在这个地方了。我看看凡凡。我觉得她是应该反对的。可是，凡凡并没有异议，相反，她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开头。

于是，柳条上又多了一块廉价而花哨的手表。我们三个离开公园的旧木椅子时，我听见凡凡说了一句，有意思！

那时候，我还没觉得这一切能有什么意思。

除了周末，我们三个和全中国的中学生一样，都把神经像发条一样拧紧了：上课、挤公共汽车、做作业、考

试……每一门课的老师都可以任意指点你的未来。在通往未来的那条路上，你我他相互挤着，流着汗，也流着眼泪。我们都能听见自己的神经发条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在临近周末时，发条会叹息一声，睡着了。

凡凡有点鸡胸，这简直要了凡凡的命，同时，也要了凡凡妈妈的命。她妈妈说，改变鸡胸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游泳，尤其是采用蛙泳的姿势。凡凡就一个星期游两次，每次两个小时。因为白天要上课，她只能选择晚间游泳。凡凡的家离游泳馆有六七站的路，常常是她爸爸接。爸爸不在，就妈妈接；他们都不在时，凡凡就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接。这种事，她不找蔡小梅，她很习惯找我。我就去接凡凡，把她接回家，我再步行回家。我觉得凡凡在那个时候很需要我，我很重要。所以，我从来不去想想自己。我回家后，总是在几分钟之内，接到凡凡的电话：你到家了吗？我说，到了。凡凡就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
这种简短的对话也让我温暖。这是一种可以回忆的感觉。为了这种感觉，我从来不在凡凡和蔡小梅面前提起自己在夜里曾被人跟踪的事。我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说这件事，一旦说了，我就不可能在夜间出门了。



周末来到公园的旧木椅子跟前，我们惊奇地看见，柳条上的三件东西一样都不少。凡凡说，手表应该被男生拿走啊，他们看不见吗？粉色的表带多醒目啊，只要抬起头来就能看见的，难道现在的人都低着头捡钱吗？蔡小梅说，凡凡的发卡应该被女生拿走啊，多有品位的发卡啊！我说，我的黑色发套肯定没人拿走的——谁会拿走一个用旧了的黑色发套呢？

听见我说了这句话后，凡凡和蔡小梅都不吭气，默认了这个事实。这时，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丝丝的伤痛。那是一种初次体验被人遗忘的感觉。那次离开公园之前，三个人把黑色发套手表发卡重新拴牢了，怕它们掉落下来。

但是，我们都希望有人把它们拿走，都希望自己的那件东西被人像果实一样摘下。

晚上八点多钟，有人给我们家打电话，爸爸跟我说，你的。我想了想，今天不是凡凡游泳的日子，是用不着我出门接她的。一拿起电话，那头就传来蔡小梅心急火燎的声音：“我说哈哈，你接电话怎么这样慢？急死我了。”

我问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
蔡小梅说，我爸爸和妈妈今天晚饭前对我的房间搞突然袭击，让我把跟学习无关的东西全部交出来，一点都不能剩下。这一回，他们动真格的了。我今天一放学就有预感，多了个心眼，把我最喜欢的光盘和图书都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，吊在了阳台外面。天一亮，爸爸和妈妈要是站在楼外就能发现的。你现在赶过来，站在我家楼下，我把东西扔给你。你先替我保存着。你快点过来，越快越好！最好打的过来！

我出门前，向爸爸要钱。爸爸说，出事了？我说，我的好朋友出了点事，我要赶过去看看。爸爸说，我陪你去吧？我忙说不用。

我乘坐的出租车还没到蔡小梅家的楼下，我就看见她家的阳台上有一束手电筒的光束斜斜地射下来，乱晃。我知道，那是蔡小梅不便在阳台上喊叫，改用手电筒跟我联络。我从出租车上跳下去，就朝蔡小梅家的楼下跑，刚刚站在阳台下边，就从上边掉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那东西飞下来的速度太快，我还没来得及伸出手去接，那袋东西就已经落在我的脸上了，不，是砸在我的脸上了。

我坐在了地上。我还没睁开眼睛，就听见蔡小梅用压低的聲音说，拿着东西快走！